

人生

小说集



工人出版社

人生小说集

《人生》编辑部编

工人出版社

人生小说集

《人生》编辑部编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字数：187,000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书号：10007·102 定价：0.81元**

前 记

这是《人生》杂志创刊以来发表的小说的结集，共二十篇。作品多以生育、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儿童教育等为题材，有的也涉及保护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问题。有的作品艺术上或许有些粗糙，但的确都各具特色。

生和育从来就是人生中的重大课题，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变革，是改变民族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的大事。胡耀邦同志说：

“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计划生育同社会文明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同志以为计划生育不过是打打针、吃吃药，听说写计划生育，甚至产生鄙薄嬉笑之感，似乎这类题材的作品登不了大雅之堂，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封建制度存在长，封建文化延续久的国家，人们在思想上从不把生育看做是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把整个封建意识的传宗接代都归结在生育问题上。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结构特征，致使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决定了封建思想的延续象封建财产的继承一样，主要通过家庭这一基本单位来完成。因此，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不可避免地要肩负反封建的重要使命。这里有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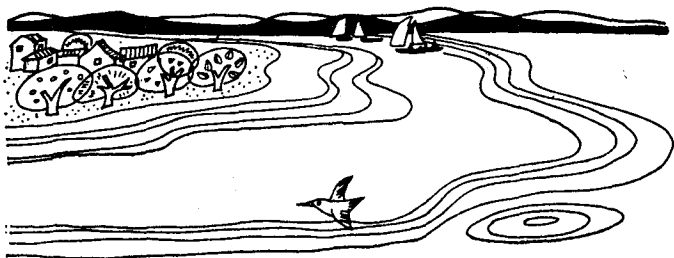
周扬同志在《人生》创刊的“祝词”中说：“计划生育工作，是人类在对自身价值和作用的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场变革，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进一步掌握，是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子孙幸福的重大社会问题。它和人类的延续和社会安定团结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也都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文学艺术界也要关心这一问

题，努力发挥文艺在这场变革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权以此集“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人生》编辑部

目 录

翠鸟掠过水面	武旭峰 (1)
没有结局的故事	金涛沙 (11)
浮云	刘孝存 (41)
高高的银杏树	王尚新 (58)
走向婚礼的路上	衡 山 (80)
分家	林士亿 (89)
卖冰棍	王 勇 (107)
邻居	厉春蛟 (111)
弥留之际	郑万隆 (118)
生命	小 舟 (132)
暖色	陶正、田增翔 (145)
中秋月	尹俊卿 (154)
寻求	柳 松 (176)
冤家	大 可 (192)
瘸儿	宋 汛 (214)
老教授的奖赏	孟伟哉 (222)
心灵的呼唤	夏有志 (232)
雏燕	刘继信 (254)
天女羊	戈阿干(纳西族) (260)
歌手	陈 音、万明荷 (270)



翠鸟掠过水面

武旭峰

正是春江水暖的日子，我来到了烟波浩淼的新安江上。

新安江的早晨真是美极了。翡翠般的江面被阳光照得通体透明，象挂在山间的一条银项链。泛舟江面，顺流而下，两岸苍老的水碓，挺劲的古松，金黄的枇杷，碧绿的山茶，都从眼前缓缓流过，仿佛使人感到是在欣赏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长卷。放眼江面，一张张扯起的风帆，象一只只展翅飞翔的白天鹅，似乎要把人载向云遮雾障，虚无飘渺的蓬莱仙山……

然而，今天我无心观赏这春江美景。耳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眼望着掠过江面的翠鸟，我只觉得木船行走得太慢，恨不能忽然涨起大潮，把我早早送到远方的滩头，去会见一位正在呼唤着我的、失恋的朋友，去安慰她那颗被人欺骗的少女的心。

……她是我在卫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名叫江翠。和她熟悉的人，都爱沿用江上公社船民们对她的爱称——阿翠。她自己似乎也很乐意人们这么叫她，说是保留了新安江船家的风味。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个乐天派的哲学家外加上等的美人儿。一双宛若知识宫似的眼睛，简直比新安江还要清澈明净，嫣然一笑时脸上泛起的

笑靥，似乎比江面的旋涡更加动人。我曾经问过她的皮肤为什么这样白皙、细腻、润滑，她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反问我：“谁叫你不经常到新安江上去洗一洗呢？”一句话闹得我挺不好意思。可是，这样一个漂亮的姑娘，即使在街头随便走上一趟，也会有不少青年男女向她行“注目礼”的中专毕业生，却被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水上民办教师给抛弃了。生活，真象是一个变化莫测的魔术师，有时实在叫人无法理解。

提起我和阿翠的认识，倒也十分有趣。四年前，当我高高兴兴地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新安江边的一所卫生学校报到时，才知道被分在助产专业。助产，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我怯怯缩缩地向同宿舍的一个女生打听：“助产是帮助发展哪一种生产？”她用一种奇怪的口气反问我：“难道你连妇女生孩子都不懂？”天哪，叫我来学这种专业，太不可思议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离开宿舍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到新安江边。我似乎成了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大脑停止了思维，小脑却十分活跃，听凭着两条腿机械地运动着。

新安江边的水碓旁，是倾诉情感的极好地方。这里偏僻、冷落，没有人来妨碍和打扰，尤其是身边水碓发出“依依呀呀”的凄厉音调，更能够促使人直抒情怀。我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哭着，把心头的悲哀和对上帝的埋怨，伴随着泪水一起洒向平静的江面。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耳边传来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夜凉了，回学校去吧。”我惊讶地回头一看，是她——我同宿舍的那个漂亮的女同学。她见我还在不住地抽泣，便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说：“我叫阿翠。你有什么心事，告诉我吧。”当时，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竟然被她这简单的话语给征服了。我滔滔不绝地诉说起自己的理想、抱负；我声泪俱下地倾吐出自己的委屈、痛苦。一句话，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一个青年人所能说的话，我都毫无顾忌地向她诉说了。

我以为她会陪我掉几滴眼泪，至少会安慰我几句，谁知这个奇怪的姑娘，却冒出了一句不伦不类的话：“真想不到，你还是个封建的遗少啊！”我愕然地停止了啜泣，可以肯定当时我脸色一定是由白变红，由红变青，仿佛被她用感情的皮鞭抽打着。

也许在黑暗中她并没有发现我面色的变化，因为她并没有停止对我的“抽打”。她音调颤抖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吗？”我轻轻地摇摇头。于是，她面对着江上酣睡了の木船，在我眼前勾画出一幅悲怆的画面：一夜暴雨使水流湍急的新安江声若吼狮，一条木船象枇杷叶飘落在江面。船老大借着风帆的翅膀，艰难地挥动着长筒逆流而上；船舱里一个临产的女人正在痛苦地呻吟着。等这木船停泊在码头上时，产妇已经奄奄一息了。船老大将产妇背下木船，可他抱回船上来的，却是一个剖腹产下的女婴，那可怜的产妇永远地留在了岸上……

淡淡的月色把天地装饰得分外肃穆，夜色里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知道阿翠就是产妇生命换来的那个女婴。少顷，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人类生育问题，也是衡量每个民族科学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你怎么能自轻自贱，看不起助产专业呢？好同学，让我们都去做新一代的林巧稚吧！”

说实话，这番话对我无疑是一针大补剂。我渐渐地爱上了自己的专业，让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日益和谐起来。在两年的学校生活中，我们结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以致有些同学取笑我是阿翠的“影子内阁”。

难怪孔老夫子会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类的喟叹！当我们又一次坐在新安江边的水碓旁，两年的同窗生活快要结束了。那也是一个夏夜，我们把脚浸在清凉的江水中，下意识地向江心掷着石子。离别的阴云笼罩着心头，只有那潺潺流动着的江水，为我们诉说着离别的哀怨。

经过一段沉默之后，我憋不住了，狂怒地责问阿翠为什么 not 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为什么主动要求回江上去做计划生育专

干；继而又婉言规劝她改变主意，和我一起留在城市……我讲得口干舌燥，可她还是那么木然地坐在那里。

也许是她发现我的忍耐已到了极限，这才用一种以攻为守的语气反问我：“你知道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吗？”我以不屑一顾的语调回答：“我不想听大道理！”阿翠并不计较我的态度，倒十分恳切地说：“那么，我说一个故事，好吗？”

“从前，在遥远的海面上，有人发现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美丽小岛。岛上物产特别丰富，动物也都很驯服。于是，这人别出心裁地想在那儿造成一个人间乐园。

“他从大陆上挑选了一批非常聪明能干的男女，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技能也十分全面，而且，所有人的品德都是第一流的。不久，这些公民便在那小小岛屿上，栖息劳动，繁衍子孙，过着互亲互爱，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不知过了几代，人们突然发现，岛上的人口膨胀了，这片小小的岛屿再也无法负担日益增长的人口，饥饿开始威胁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公民们。但是，他们早已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想离开这片小岛已经四路不通了……

“你没想一下，这时候那儿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当时，我的确被她这异想天开的问题给难住了，就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一顶“杞人忧天”的帽子。

阿翠不满地瞥了我一眼，明亮的眸子里仿佛充满了对我的责备：“你这分明是一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我们在上海实习那阵子，不是到过南京路吗？那里的人群真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我真担心有一天这滚滚的人流会象洪峰一样，把街道两旁的‘堤坝’涨破！我向公共汽车售票员打听了一下，听说车速已由规定的十五公里，下降到七公里，而且沿途还要不断地敲打车厢，驱赶行人。我相信，假如在海水里放进同样密度的鱼群，那鱼儿也会发育不良的。还有，我最不愿意看电视上待业知青卖大碗茶的镜头，到处摆满了大碗茶，卖茶的人几乎比喝茶的人还要多。我以为，建

国三十年来，我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批判了马寅初，忽视了人口生育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现象。现在，客观规律已经对我们施行报复了……”

我真诧异，她会有这么多精辟的见解，简直让我无懈可击。急中生智，我打出了自鸣得意的一张王牌：“难道你不想做新时期的林巧稚了？”

做梦也没想到，她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的！”这虽然是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调说的，可我却有震聋发聩的感觉。那江水也许受到了这力量的冲击，顿时泛起了一层又一层涟漪。

我追问她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她很自信地回答我：“就是上海实习以后。我以为，当今中国是需要林巧稚，但更迫切地需要千千万万个马寅初和他理论的实践者，我是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人中的一个！”说着，她“咯咯”地笑了。

我几乎被她这种自鸣得意的笑声气傻了，用一种讥讽的口气反问：“你以为现实生活都是玫瑰色的吗？你以为甜蜜的事业真的那么甜蜜？中国的人口问题既然已经形成，靠你杯水车薪，能够解决问题吗？别忘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阿翠第一次在我面前发怒了。她那美丽的面庞仿佛被扭曲变形了，一双大大的眼睛也向外喷射出火苗：“亏你说得出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我们可以不为国家分忧解愁吗？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不科学、不文明带来的苦果。凡是由人造成的问题，都会由人解决的。何况，我们党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她简直象在慷慨激昂地宣读着一篇宣言，读到后面已经变成了呐喊，每个音节都在山谷中撞击出回音。

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的一番美意居然得到了这种“酬谢”。我还能对她说什么呢？命里注定，我们只能分道扬镳了。

人的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自从与阿翠不欢而别之后，我心里老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每当孤独、寂寞和忧郁袭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一个人在江畔徜徉。我幻想她会奇迹般地出现在我的身

旁，我期待她会从新安江的下游给我捎来只言片语；然而，每次我都是怀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归。我对她渐渐由怨到恨，这种情绪居然危及到从江面上掠过的翠鸟，因为，她亲口对我说过：

“翠鸟总是贴着水面飞的。往后，你看见翠鸟，就等于见到了我。”

时间真是万能的。一年以后，我对阿翠的情感已经淡化了，可这个该死的家伙，却偏偏象不甘心被我遗忘似的，又突然钻了出来，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芹妹：

我知道你在骂我为什么不给你写信，你一定以为我是由于临别的争吵而生气了，其实，你误解了我。在我刚跨进社会门槛的时候，就下了决心：江上公社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下降到国家规定的指标以下，我决不给任何人写信。现在，终于盼到了我给你写信的日子。

正如你告诫我的那样，甜蜜的事业并不是那么甜蜜的。尤其是要在这些终年流动，文化知识不多、封建意识不少的船民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确实是对人的意志的一种考验。如果没有一张橡皮肚子，那简直要被活活胀死。

记得，当我第一次在会上向船民们讲起中国的人口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时，居然有人冲着我讲：那正好去支援世界革命嘛！当时，我被这种无知的话语激怒了，很不冷静地反问他：“不信，把海关的大门打开，看看那个国家敢要你？”我说完这话以后，内心感到有一种长久的痛楚。

我最近似乎发现了一条新的定律，贫穷落后与人口增长是在展开竞赛的。似乎越是生活困苦的民族，生育能力也越强。因此，单从人口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再也不能甘居“第三世界”了，我们应该尽快地进入“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否则，我们将成为人口上的“超级大国”。

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困难和阻力还是不小的，但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我很感谢江上公社党委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和对我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一条，我纵然生出三头六臂，也不能在一年内改变全公社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我知道有人在背后骂我是极左分子，正象他们当年骂马寅初是极右分子一样。他们总是左右逢源，想给人扣什么帽子就扣什么帽子。但只要能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被骂几声算得了什么呢？

还应该告诉你的是，有一个呆小伙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帮助过我。以致让我爱上了他。你猜猜，他是谁？

你的阿翠

读罢来信，我搜尽枯肠，把她曾经有过好感的青年人逐一排队，经过比较、筛选，我蓦然间猜到了他——一个名叫贵生的船上佬，还是个尚未转正的民办教师。我不知道这个论职业、长相都比阿翠相差甚远的小伙子，用什么办法偷去了她的心？如果我也是个男青年，那就不只是惋惜，而是妒嫉了。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给阿翠，劝她把眼界放开阔些。

这一回阿翠回信倒是挺爽快的。她告诉我，贵生是她事业上的助手，是她生活中的知音，并说他们正在一起研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准备将来在结婚典礼上宣读他们共同撰写的关于人口问题的社会学论文。我这才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热度，还有什么必要当现代的“老法海”呢？我把担忧化成了为他们祈祷、祝福……

天地间的事情并不全都尽如人意。就在昨天，我意外地从她父亲口中得到阿翠失恋了的消息。我匆匆请了个事假，搭上这条小木船，朝下游漂去。一路上，我在猜度着分别一年多的老同学，也许正披散着满头的青丝，哭肿了两只眼睛，躺在船舱里吧？我设计了各种劝解的方案，搜索着所有启发性的警句，想让她转悲为喜，从痛苦的深渊中自拔出来。

当落日沉入江底，晚霞铺满水面的时候，我乘坐的木船驶到了目的地。小船，象一只归来的大雁，钻进了横七竖八地栖息着的“雁群”，停泊在四水合流的一个小码头上。一打听，阿翠清早就摇着小船到几十里外迎接又一个小生命去了。

我忽然感到扫兴。当我独立船舷，放眼辽阔的江面时，暮色中仿佛有一只翠鸟，正从水天相接的远方，向我身边飞来。那不时振动着的翅膀，欢快地拍打着水面，显得多么轻捷、灵巧。等她飞近了、更近了，啊，原来是她！是我梦绕情牵着的阿翠！她穿着绿色的衬衫，欢快地摇动双桨，远远看去，真象一只展翅飞翔的翠鸟！

阿翠应声而来，把小船拴在我的船边，跃身跳了过来。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笑着说：“傻大姐，我还以为你气得跳江了呢！”她使劲地捶了我一拳：“我真差点高兴得跳江了！”原来，她今天迎接的那个小生命一落地，父母就提出了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要求，而且，那是个女孩！她用十分骄傲的语气对我说：“党中央《公开信》的春风，已经吹进了船家的心里。”

夜幕笼罩着江面，欢乐、恬静的船家夜生活，以小小的船舱为单元而开始了。我和阿翠并排睡在舱底，头枕着滔滔的大江，毫无睡意。先是我们一起轻声絮语，渐渐地变成了她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分析了我国金字塔似的人口结构：十亿人中，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只占百分之四，而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却有六亿四千万之多。即使每对夫妻都只生一个孩子，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人口也有突破十二亿大关的危险，更何况要实现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目标，还有堆积如山的工作量！她谈到国家的机构改革，说到处都人浮于事，何不从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实到各级计划生育部门，从事这种甜蜜的事业，到文化落后的农村去抓人口生产。这样，这些人虽然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但他们能用自己的工作，减少对于社会财富的消耗，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好事啊！她还谈到了计划生育的立法问题。说计划生育法为什么立得

这么慢呢？各省都是暂行规定，这怎么能体现出千秋大业，刻不容缓的精神！有了法，才好依法办事，恩威并重。说到这里，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譬如我的那个新‘李甲’吧，你就奈何他不得……”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此行的主题，连忙问她贵生怎么成了新“李甲”。她告诉我，今年江上公社出了一件超指标生育的事，女方是贵生的表姐，而男方又是教育局的一个实权派。恰巧贵生民办教师转正的事就卡在他手里。阿翠将此事告到县政府，要求处分男方的时候，贵生出面阻挠，说什么“教育局又不是你管辖的范围！”还怪她不替他着想。双方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在爱情与“前途”之间，贵生选择了后者。

我可以发誓，假如这个负情郎站在我的对面，我肯定会极度鄙视地给他一记耳光，我愤愤地问道：“他，人呢！”阿翠只是轻蔑地一笑：“母鸡的理想不过是一把糠，他已经如愿以偿了。听说，贵生表姐给他介绍了个对象，说要气气我。可他们没想到，我早就解脱了。”她极力显出一副轻松的模样，也许，她那颗被欺骗了的心底，还在痛苦地呻吟着。

我问：“你以后怎么打算呢？”

她迟疑了半晌，带着疑虑的口气对我说：“我想过独身主义者的生活。你不要笑，真的，我想了很久。我甚至觉得提倡独身主义，也是控制人口的一种办法，那正好从我开始。因为，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只有事业才是永恒的！”

浪花拍打着船舷，夜已经很深了。不知什么时候，阿翠枕着白浪，酣然入睡了；而我却无论如何也合不上眼皮。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第一次在船上睡眠，更重要的还是阿翠的话与江浪一起拍打着我的心房，使我不能不仔细地加以咀嚼。我忽而觉得她的话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简直是一篇出色的人口学论文，忽而又觉得她的话过于偏激，似乎有一点异端邪说的味道。但不管怎样，我觉得她是在思考、在探索、在追求，她的心是与我们这个年轻

的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跳动着的。记得曾有人把我们这一代誉为“思考的一代”，阿翠是不是这样的典型呢？我不能断定。但我敢说，我们共和国是需要千千万万个象阿翠这样善于思考的年轻人的。即使有些看法错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甚至觉得，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活力，这就是我们共和国年轻化的标志！

清晨，当我揉开惺忪的睡眼，阿翠已经无影无踪了。枕边留着她的一个字条：“芹妹：我给独生子女作体检，见你睡得很香，没有打扰你。……”读罢字条，我连忙走向船头，极目江天，一群翠鸟正贴着水面欢快地掠过，平静的水面上呈现出一条又一条偌大的惊叹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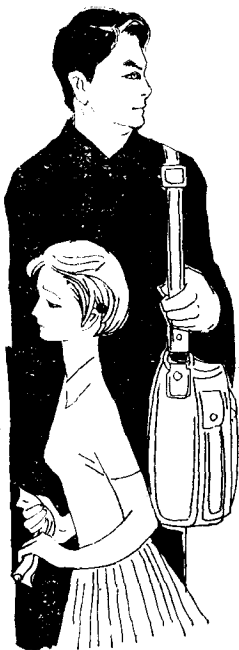


没有结局的故事

金涛沙

幸福和牺牲

妈妈死的时候，我大恸悲声；但在更悲惨的一天，爸爸在和癌症拚杀中失败，望着子女的眼睛，最后失去全部光泽——生命之光熄灭了，我却一滴眼泪都没流。瞧着凄哀的两个妹妹，忧愁的烈焰燎干了痛苦的液体。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两个妹妹大的十六岁，小的才十岁。



父母都是工人，没给儿女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阴德。承蒙厂里和里邻间的照顾，生活虽艰苦，却还能过得去。

我把所有的爱全献给了两个妹妹，尽量使她们得到完美的教育；用我不富裕的工资，给予她俩可能的物质享受。每当我们兄妹上街，我左边是花枝招展的大妹妹，右边是娇小玲珑的小妹妹，路人都频频注视她俩，倾慕得走过去也会忍不住回头。虽然我衣着寒酸，但比妹妹们更得意，感到幸福。

谁都向往幸福，然而谁也不可能得到它的全部。当你追求更高的幸福，势必要忍受更多的艰苦。幸福就是作为代价而牺